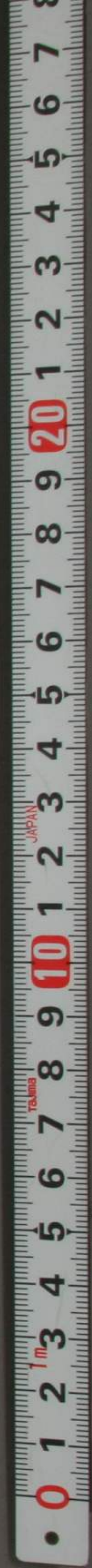


東漢演義

八

遠21  
2649  
16-15



門 21  
號 2649  
卷 16-15

新刻劔嘯閣批評東漢演義評卷之八

告廟饗天明制度

是日明帝登殿文武班列兩行揚塵拜舞山呼禮畢加封  
鄧禹爲太傅李通爲大司空衆臣各受封贈大赦天下却  
說東平王蒼以爲中興三十餘年四方寧息宜修禮樂遣  
使至京奏聞所事使者至朝帝召入殿問衆卿來何意使  
者具奏所事帝甚喜卽召公卿共議李通奏曰東平言者  
甚當陛下新登寶位可先設郊祭饗天地然後告祀宗廟  
以明制度帝准奏傳旨著中郎將梁松監領五校於南郊  
設壇及修制先帝光武之廟詔下松往去訖帝思凡所奉

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欲爲天下生靈祈福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乃下詔令太傅桓立作齋戒文以示衆意立領勅命即撰文曰

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正齊共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樂不理刑此則各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苟有所祭之神如其上如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爲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爲戒後三日爲齋中祀齋戒五日前三日爲戒後一日爲齋故示

自是衆臣各皆嚴肅却說梁松領勅監軍徑往城南郊野建起高壇三層每層高一丈九尺四圍結綵按天地人三才五方樹旗列金木水火土香焚寶鼎燭燦銀花又備整齊還宮復命次日早朝梁松奏曰臣領陛下勅命往郊設壇于喪事中行古禮非吾所聞今悉完固請陛下往祀帝聞奏傳旨百官各更潔衣同

登壇祀詔下衆臣先臨肅侍須臾駕至帝下龍車端整平天冠重更潔黃袍立於中壇正座文武班列兩傍帝舉香祝曰大漢皇子劉莊眷天上命降中于民致四海之來蘇啓萬民之俯仰惟冀神祇鍾靈毓福士民條暢國祚昌榮祝罷再拜忽近臣趨壇奏曰大司空李通病篤今早氣絕

而薨，乞陛下傳勅安葬。帝聞大哭曰：先帝起義春陵，此將首助兵甲，披堅執銳，拯弱扶危，歷盡汗馬百年之勞，未蒙恩賜一息，今纔佚樂，天何速其命乎！歛蹙眉尖，吁嗟不已。太傅桓立進曰：陛下少憂人，寄塵寰死生有命。李通既逝，不能復醒，陛下可念其功，勅賜重葬，何爲痛苦哀之而損容乎？帝遂少止。罷壇還宮，傳勅厚葬，謚曰恭侯。子音嗣，帝與陰皇太后親臨墓，吊有詩哭曰：

先帝初逢世亂時

將軍誓死寄安危

旌旗萬里寒胡膽

梁柱今朝折棟支

義節稜稜冲漠漠

忠精赫赫著銘碑

傷心多少英雄淚

忍向斜陽故國揮

吊罷車駕還宮。二年春月，帝傳旨親往明堂饗祀光武皇。帝百官一齊擁駕至臨祭畢，帝登靈臺之上，觀望雲物。良久乃罷。幸辟雍，行初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等陞於明堂之上，帝正坐，自爲講辨。諸儒執經問難於前，辟雍四門之外，百姓人等各整衣冠，排列而觀聽者，凡有億萬之多。自早至晚，乃罷還宮。次日設朝文武拜畢，傳旨修整學舍，令功臣子孫及四姓末屬俱入講學，擇選高才飽讀者以授其業，自橋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聞善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

盛於永平矣。却說扶風茂陵一人，姓傅名毅，字武仲，家貧力學，博閱古今。一日於平陵習讀經義，闡明帝興學校，求賢士，因作廸志詩以諷之。

詩曰

咨爾庶士，迨時斯最。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旅力靡及。在茲弱冠，靡所無立。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與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別顯考。保膺淑懿，續修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勲緒。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惧我考烈，自茲已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誰能昭闇，啓我

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誨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所，則溷於音。於戲君子，無桓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傅毅復觀經義，朝夕不輟。帝聞其賢，善於辭賦，顧下詔徵之。毅卽隨命入朝，見帝，參禮畢，帝曰：「素聞卿負大才，未用于世，朕固召卿濟扶孤弱，可乎？」毅叩首謝曰：「臣庸無識，不

堪重任、乞陛下姑納爲用、帝大喜、遂以毅爲蘭臺令、史拜  
郎中令、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謝恩而出、卽往蘭臺與  
諸生修編史集、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  
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上帝甚奇之、由是文雅顯于  
朝廷、咸仰稱羨、

圖形畫像著功多

三年春月、帝思貴人馬氏賢德謙慈、乃下詔立爲皇后、德  
冠後宮、卽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詩書、常衣大練裙、不  
加緣、朔望諸姬宮主入參朝、謁見后、袍衣麤疎、以爲綺縠、  
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何得笑乎、衆皆

嘆息而退、一日帝獨閒坐、追思中興功臣、不可殫滅其像、  
次早登殿、文武朝罷、傳旨令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傳  
名後世、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  
貌、寇恂、傅俊、岑彭、堅、譚、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  
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悉圖於上、獨馬援以椒  
房之親、不畫其像、一日東平王蒼與帝遊於雲臺、觀遍不  
見馬援之像、乃謂帝曰、伏波將軍功勞甚大、何故不畫圖  
之、帝笑而不言、

總評

明帝謂馬援以內戚之故不與功臣之烈欲以示公不知適所以爲私也蓋義不當引聖人猶自叙其績豈可以椒房戚屬而反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賢名避世勤耕織

帝與東平登臺玩罷車駕還宮却說扶風平陵一人姓梁名鴻字伯鸞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及卒時鴻尚幼遭世離亂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經義無所不通學畢乃牧羊于上林苑中不覺家中發火延及鄰舍鴻知嘆曰是我累他乃歸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多少其主言曰家財無一毫物鴻悉以羊償之其主猶以爲

少鴻曰吾無他財願以身居傭作以盡贖還其主許之鴻爲執勤朝夕不怠鄰家長者見鴻貌非常人乃責其主而羨鴻賢其主於是始敬異焉此鄰亦苟德之亦易化人還其羊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富豪之家慕其高節多欲以女嫁之鴻並辭不娶時同縣孟長者生有一女名光狀貌肥醜而兼黑色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光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光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光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責不敢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汝今乃衣綺縞傅粉

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妾○自○有○隱○居○之○服○卽○  
更○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  
與○取○字○曰○德○曜○孟○光○居○之○半○載○光○曰○常○聞○夫○子○欲○隱○避○患○  
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然○也○乃○共○入○霸○陵○  
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瑟○以○自○歡○娛○仰○慕○前○世○高○  
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乃○作○  
五○噫○之○歌○以○噫○之○

歌曰

陟○彼○北○芒○兮○噫○  
宮○室○崔○嵬○兮○噫○

顧○覽○帝○京○兮○噫○  
人○之○劬○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

帝聞鴻賢令使安車持節以迎之使者至鴻迎禮畢問曰  
使來何意答曰聖上聞足下賢能特來相召同匡國政以  
濟天下之望願足下早赴無拒鴻曰吾乃一庸夫耳豈能  
明識國事竟辭不就使者嘆息而回鴻遂改易姓名與妻  
居於齊魯之間半年又去適其將行乃作詩而嘆

詩曰

逝○舊○邦○兮○遐○征○

將○遙○集○兮○東○南○

心○憒○恒○兮○傷○悴○

忘○菲○菲○兮○升○降○

欲○乘○策○兮○縱○邁○

疾○吾○俗○兮○作○讒○

歌詩俱凄絕高絕



競舉枉兮措直  
固靡慙兮獨建  
逍遙步兮遨嬉  
儻云覩兮我悅  
過季札兮延陵  
雖不察兮光貌  
惟季春兮華阜  
哀茂時兮逾邁  
悼吾心兮不獲  
口囂囂兮余訕

咸先佞兮嘒嘒  
冀異州兮尚賢  
續仲尼兮周流  
遂舍車兮卽澤  
求魯運兮海隅  
幸神靈兮與休  
麥含含兮方秀  
懸芳香兮目臭  
長委結兮焉究  
嗟恹恹兮誰留

既至吳地乃依大家卓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奉  
飲食不敢仰視於鴻前舉案齊眉而進伯通察而異之曰  
人苟有奇行世應自有具眼  
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時鴻  
友人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鴻思乃作詩以寄之

詩曰

鳥嚶嚶兮友之期  
想念恢兮爰集茲

念高子兮懷僕思

二人遂不復見恢亦高隱終身不仕却說高密侯鄧禹一  
日朝罷歸閣陡沾寒疾卧榻不起遂令長子鄧震奏聞明  
帝帝大驚累次親臨視問及薨帝傳旨文武悉皆掛孝帝

亦白袍素車親出送葬謚曰元侯有詩爲證

結髮行間見此公

兩河忠義俟元戎

勲成伊呂終方駕

算勝孫吳亦下風

千載清名垂竹帛

一坏黃壤對松桐

英雄已死嗟何及

獨立西風看去鴻

葬畢車駕還宮次日宣禹十三子至殿受封贈賤以長子震嗣父戕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夷安侯餘悉受贈各謝恩退惟少子鴻好謀籌策封爲小侯引入後殿與議邊事鴻一一而答帝甚喜以爲鴻能拜爲將兵長史令五營軍士護鴻鎮守鴈門關鴻拜謝而去却說尚書鍾離意聞

全椒長劉平賢能乃入朝奏薦言平在全椒仁政省罰思惠良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見其獄無繫囚真可謂賢才之治也陛下宜陞遷之帝准奏下詔徵爲議郎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每被殘辱近臣尚書以下或有不到之處至見拖扭扯拽常以事怒恨郎官藥菘一日陞殿衆臣朝畢帝下龍床以杖撞之菘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郎出松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纔息恨遂赦其罪由是朝廷莫不慄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惟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八年北匈奴遣使詣朝請求交和

復為寇帝許之遂賞使令還回報乃遣越騎司馬鄭衆出使匈奴衆領勅命即上馬行數日方至令人報知匈奴單于召入帳下衆乃半揖而已單于謂曰鄭生何為不拜衆曰汝非吾君何得拜焉單于曰吾與汝主並肩汝與吾臣相立既奉使於吾當行臣禮何得自恃而越法乎衆曰南朝臣將膝有黃金豈肯屈身而下胡虜哉頭則可取志不可移單于大恐止不復語乃發還京師衆即出回却說南匈奴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起兵叛遂密使人往北虜令合兵共勢迎敵鄭衆出塞聞知其事乃入朝見帝奏曰今二虜連和欲叛陛下宜置大將以防拒之帝准奏

遂令鄭衆監軍十萬渡遼水以鎮西域衆即拜別上馬領

此佛入中國之始

軍而去帝夜夢見金人身長項大有光明次日登殿問於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如黃金色帝因使人往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求其書大抵以虛無之說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建造殿宇圖塑其像以時奉祀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有詩為証

出自西方曰竺天 中原由此鉢相傳

不生不滅神明效

時放毫光照大千

却說明帝圖罷佛像次日設朝召文武共議匈奴之事忽  
耿秉出班奏曰匈奴爲害久矣心無定制或服或變詭詐  
多端若不以威加之乘間擾害臣願乞兵往伐以絕後患  
帝准奏令與竇固等引兵十萬分道並出數日方至離城  
五里下寨令人報知匈奴單于聽罷大怒急點匈奴十萬  
披掛上馬單于頭頂寶箱盔身穿銀鎧甲手執降魔杵坐  
下燕色馬引軍出城排陣搦戰竇固出馬罵曰鞞賊奴  
漢王有何負汝不時寇擾邊界早降罷戰庶免殘生若再  
拒言粉身碎骨單于大怒躍馬直取二將交鋒共戰十合

不分勝負耿秉出馬兩下夾攻金鼓齊鳴喊聲震地匈奴  
大敗單于首將撞東欲走耿秉望見攀弓赴土奮射二箭  
從其項下穿過墮馬而死單于見勢不利急引殘軍拚死  
殺開血路走回本國而去固遂令卒鳴金收軍下寨安歇  
於是聲震胡虜畏不敢犯次日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  
郭恂分兵八萬進使西域超卽拜別上馬而往行至鄯善  
將近善王廣先奉漢詔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見廣有怠  
慢之意乃謂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與相交通明者覩  
未萌况已著耶不入虎口不得虎子遂傳令軍士夜以火  
攻虜營衆軍得令各整兵刃披掛立待至夜二更一齊上

馬潛往既至。令卒放火。驚起虜使。亂奔出走。超遂躍馬趕上。拔劍望使一砍。首落于地。及斬從士三十首級。餘衆百十多人。悉皆燒死。次日天曉。乃還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級示之。一國震恐。廣叩頭言曰。願附漢主。再無二心。卽令子入侍中國。超大喜。遂班師回京。見竇固。具說所事實。竇固大喜。謂曰。將軍誠大才也。次日入朝見帝。具奏超功。帝甚竒異。復下詔。令超出使于真。超卽上馬前行。既至真。王廣德聞漢使至。忙出迎接。誠服歸降。於是諸國胡虜皆遣子入侍。

按鑑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却說北虜匈奴亦反。擄掠俱入雲中地界。時太守廉范發兵拒之。吏士進跪告曰。匈奴勢大。吾等兵少。不可輕敵。太守欲進。急宜修書遣人先往鄰郡求救。待其軍來合勢共出。則可取勝。范不許。至日暮。乃召軍士謂曰。汝等今夜各持火把。列於營中。使虜衆見。言我兵多。明早進擊。可破其勢。衆將得令。悉依計行。至夜二更。高燭營中。火光冲漢。虜軍望見。都言漢兵救至。帥主大驚。待旦而退。是夜范令軍中就床飽食。天明大軍分道並進。虜軍聞風。逃竄棄甲。丟戈。廉范趕上。大殺一陣。得虜首百級。死者千餘人。於是廉范聲震邊塞。北虜不敢復向雲中。有詩爲証。

料敵行兵數有方

神機妙策蘊胸藏

破胡滅虜鷹擒兔

出塞驅夷虎奔羊

是日廉范班師唱歌回府令人奏聞朝廷帝大喜遣使持節加范爲大將軍之賤賜金百兩段疋五十再賜白銀千兩令賞軍士使者上馬而去却說益州刺史朱輔爲人慷慨有大才略好立功名在州數歲宣示漢主德威以詭夷虜自汝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唐葭槃木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唐葭作詩三章歌頌漢德朱輔修奏一封遣使將其詩章獻上朝廷

疏曰

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白狼王唐葭等募化漢德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襁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數有捷爲郡掾由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護送詣闕并上言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詩草呈上庶備其一臣朱輔頓首疏上

遠夷樂德歌詩曰

大漢是治 與天意合 吏譯平端 不從我來  
 聞風向化 所見奇異 多賜繒布 甘美酒食  
 冒樂肉飛 屈申悉倫 蠻夷貧薄 無所報嗣  
 願主長壽 子孫昌熾

遠夷慕德歌詩曰

華人作夷記口角十省以  
 蠻夷所處 日入之部 慕義向化 歸日出主

聖德深恩 與人富享 冬多霜雪 夏多和雨  
 寒溫時適 部人多有 陟危歷險 不遠萬里  
 去俗歸德 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外 土地境塹 食肉衣皮 不見鹽谷  
 吏譯傳風 大漢安樂 攜負歸仁 觸冒險陝  
 高山岐峻 緣崖磻石 未薄發家 百宿到洛  
 父子同賜 懷抱匹帛 傳告種人 長願臣僕

帝覽輔奏見夷三歌之詩甚嘉喜愛遂令史官錄之於牋遣使賫璽書往授輔為都護之職使者拜別上馬而去却說北虜單于遣西鹿蠡王率兵二萬進擊車師取恭聞知乃召諸將謂曰匈奴勢大人馬精強不可與彼交戰且此國糧稀食寡難濟軍用吾聞疏勒城傍有澗水頗固莫若先出據之可宜長守以備胡害眾將俱諾是日取恭入據

疏勒王聞知，即使眾匈奴擁絕其澗水，使不得飲。恭於城中令卒穿井，深十五丈，不得水出。吏士渴甚，乃笮馬糞

汁而飲之。恭遂潔整衣服，向井拜禱，仰天告曰：「恭領漢皇

重命，職鎮邊疆，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並不敢少逸自怠。忘

理政事，今不幸彼匈奴圍擊，擁絕澗水，城中士卒人民俱

遭渴死。恭穿深井一十五丈，不能致水而食，願天憐恤，孤

窮早施甘澤，救生民之塗炭，慰漢主之願望，祝罷而拜。須

臬泉水湧出，恭大喜，嘆曰：「誠天助也。」於是城中百姓咸言

恭德所致，豈人力之能哉？恭得泉水，遂令軍卒揚以示虜，

虜見各皆驚駭，咸相議曰：「取恭真乃神助，吾等豈勝彼乎？」

解兵忙回本國而去。恭即設宴大饗軍士，次日修表遣

使詣京，奏聞主上。

表曰：

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乾坤大一統，羣生荷覆

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治具畢張，威武繼揚而妖氛頓息。

臣民欣戴，海宇惟騰。仰惟皇帝陛下，卓冠羣倫，茂膺景

運，皇旨啓祥，粵申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以爲國。

拯生民之勢弱，救亂世之動勳。大鈞播而景物亨，皇極

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侮。

竊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致



伐乃鞠旅以陳師、臣耿恭賦庸愚、忝受郡守之寄、慚無贊畫之能、拜命闕廷、俾率貳貅之衆、總戎行陣、誓空胡馬之羣、前車師而虜蠡入界、後疏勤而擁絕水池、士卒渴埃、可糞汁而爲飲、人民苦悴、掘深井而無泉、臣恭淨潔、禱祝穹蒼、忽湧甘泉、蘇回民士、令卒高揚以示虜、匈奴震怖而回兵、一旦廓清、膾腥無穢、皇風遠被於遐荒、胡運竟終於此日、凡茲勳庸之建、豈因臣下之能、蓋茲伏遇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謨蓋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江、莫非王土、南荒炎而北弱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攸久、臣耿恭頓首

百拜謹奉表上聞

帝覽表大喜、卽遣使持節拜恭爲五軍都指揮使之職、并賞軍銀三千兩、使者賫勅上馬而去、秋八月、帝崩、年四十八、皇太子烜卽位、年十八歲

班固贊曰

顯宗丕承	業業兢兢	危心恭德	政察奸勝
備革朝物	省薄墳陵	永懷廢典	下身遭道
登臺觀雲	臨雍拜老	懋惟帝績	增光文考

是日章帝登殿、文武朝罷、忽兵部尚書楊終越班上疏、極言匈奴之事

疏曰

三苗逆命，大禹有徃征之師，獫狁侵陵，宣王有北伐之舉，屬妖氛之汎掃，致醜虜之歸來，喜溢臣民，惟騰遐邇，臣終切惟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以瓊裘之遺孽，亡國之賤俘，負天地生全之恩，懷虎狼貪殘之性，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且胡虜之心，未有傾志屬國，少有未至，疾害姘生，殺戮我姓，使寇竊我邊陲，上違逆于天地，下阻遏于聲教，惟陛下留念省察，除殘去害，爰興問罪之師，按節臨戎，實總天師之寄，將佐効忠而忘力，士卒鼓勇以爭先，軍威遠震

於虜庭，義氣橫行於瀚海，兵有不戰之勝，敵無梟首之虞，其匈奴出，卽詣軍門，納款輸誠，革心向化，其餘軍民人等，咸加撫諭，各遂生全，同沾化育之恩，永絕腥膻之穢，是皆皇帝陛下之謀，運于宥宥，睿知發乎先機，故能豫制於萬全，是以功成于莫測，臣等仰遵成算，祇奉天威，獲殫大馬之驅馳，少盡涓埃之報答，萬方胥慶，觀日月之光華，率土歸心，樂乾坤之覆載，臣兵部尚書楊終頓首誠惶百拜謹奉表上聞。

帝覽表畢，下示公卿議論第五倫與牛融鮑顯因共議入殿奏曰，孝子之心，無改父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皇所

建不宜回異，帝聞言，沉吟未決。楊終復上奏曰：「秦築長城，攻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言，未訖忽一臣趨殿，奏曰：「安夷縣吏畧妻，勒姐原卑南種，羗之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吏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罪誅，遂共謀暗殺宗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爲寇，擾掠邊疆。乞陛下傳旨發兵禦敵。」帝聞奏，下詔著隴西太守孫純出兵征討。使者領旨急往隴西而去，却說孫純正在廳堂理事，忽人報曰：「朝廷遣使來至。」純急罷公出接，邀入後堂禮坐。問曰：「使來何意？」使者具說所事。純卽發兵遣人往金城令

起兵應，自與從事李睦引軍五萬會于和羅谷口，列陣對敵。卑南出馬，大叫：「漢將搦戰！」李睦聽言，披掛上馬，飛出陣前，不與打話，二將交鋒，共戰二十合，不分勝敗。孫純策馬衝陣，混殺征塵蔽日，金鼓連天。虜軍大敗，走伏踐屍。卑與孫純交馬戰未十合，被純奮砍一刀，削爲兩段。餘虜混走，純率衆軍赶上，大殺一陣，斬首三千級，獲其輜重，不勝其數。純遂收軍凱歌回府。

後詩贊曰：

霆劍龍飛脫寶潭

將軍扼腕虎耽耽

指揮天地開經畧

驅逐風雲入笑談

的擬萬全收塞虜

果然一敵斬卑南

烟塵一掃腥膻蕩

奏凱停鞭設駐驂

是日孫純回至隴西府內大饗將士賞勞諸軍將卑南首級令人傳送京師帝見大喜卽遣使持節拜純爲征虜將軍賜金二百餘兩使者拜別前往隴西而去却說馬皇太后素愛躬履節儉事從簡約時兄馬廖爲衛尉之職見太后朴素慮其美業難終乃上疏于長樂宮勸成德政

表曰

臣按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于衰亂

者○之○于○中○自○與○爲○制○者○不○同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

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

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

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

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

陛下躬服屨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

合天心下合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旣已得之

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

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合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

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于人心乎况于行令

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臣衛尉馬廖誠惶頓首百拜謹奉表上聞

太后覽表深喜納之由是朝廷大議國政每使眾臣詢訪於廖時魯國魯人孔僖字仲和與崔篆孫駟為友極相善美一日同遊太學講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嘆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僖曰書傳如此多矣時鄰舍生梁郁在傍接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駟默然不對之人似梁郁其人不少郁怒恨之陰上書首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之事帝

怒下詔令有司拿究僖以吏捕方至玃心罪誅責乃上書自訟

書曰

臣之愚意以為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訪之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天

東漢漢書 卷八  
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卽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已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與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以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臣孔僖謹詣闕廷伏待重誅。

帝覽書遂赦其罪。乃封僖爲蘭臺令。史僖叩首謝恩而出。

却說中郎將竇憲妹爲皇后。憲恃宮闈之勢。以賤值請奪沁水公主田園。主畏憲寵勢大。不敢計較。後帝駕出從其園。過帝指以問憲。憲隱意而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忿。趙高指鹿爲馬。久忿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嘗令陰黨陰博鄧登三人相糾察。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尤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竇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公主。雖不計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二月帝東巡狩。還魯幸闕里。以太牢告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

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時孔僖因帝大會。乃自陳拜謝。帝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宗有光榮乎。僖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遵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陞僖爲郎中。賜褒成侯。再賜孔氏男女錢帛。令僖還京。師東觀校書。僖叩首謝恩。卽隨車駕還宮。却說劉梁嘗作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乃作辨和同之論一篇。以著于世。

論曰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動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

以歿。惟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祖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殲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谷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疾毒滋厚。后猶生我。此惡而爲美。昔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亦有由也。作而不順。

施而不怨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言。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誠。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失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爲成。付瑕以順厲爲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考義之謂也。昔文翁老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喂  
礪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  
論罷乃作大講書舍。延聚生徒數百餘人。朝夕親往。勸究  
講辨。而義明。試殿策儒化大行。由是此邑至后。尤稱其教  
焉。帝聞梁名。下詔拜爲尚書郎。使與僖等共校書史。梁謝  
恩出。是日帝傳勅旨。令大司徒袁逢將黃榜張掛。受納天  
下賢士。能上計者。袁逢領旨出朝。卽將黃榜掛訖。却說洛  
陽西縣一人。姓趙名壹。字元叔。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  
良眉。望之正偉。而恃才倨傲。得罪于鄉黨。擬之以死。友人  
謝承力救得免。壹乃貽書謝友之恩。

書曰

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號太子結  
脉。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神。則結絕之氣竭矣。  
然而構脯出乎車軛。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  
軛之構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于斗極。還之于司命。  
使乾肉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運神。真所宜  
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其  
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  
隼。後見驅者。繳彈張石。羿子殼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  
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所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

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  
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平祚賢。歸賢永  
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

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  
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  
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  
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惟利已而自足。于茲迄  
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  
媼媼各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至咎殃。捷懾逐物。日

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  
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近習秉其威  
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雖欲  
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  
猜猜。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慾于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拖。  
積薪而待燃。營納由于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政法屈撓  
于勢族。恩澤不逮于單門。寧饑寒于堯舜之荒歲。不飽  
暖于當今之豐年。乘理雖然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  
謝承覽其書賦。嘆曰。趙生誠大才也。而掘掩未用。良可惜  
哉。時有秦客者在承家。見壹之辭賦。乃爲作詩一首。以嘆

之

詩曰

河清不可俟

○一○出○上○今○人○低

人命不可延

同氣絕久之不夫悲夫此固古今

順風激靡草

富貴者稱賢

同之

文章雖滿腹

不如一囊錢

伊優北堂上

忼辭倚門邊

時魯生聞此辭繫亦為作歌而嘆之曰

勢家多所宜

○一○各○上○生○昔○天○言○也○我○亦○欲○借○兩○生○之○所○寓○以○快

咳唾自成珠

被褐懷金玉

蘭蕙化為芻

賢者雖獨悟

所困在羣愚

且各守爾分

勿復空馳驅

哀哉復哀哉

此是天命與

却說趙壹聞京師出榜舉辟上計即喚妻謂曰吾少力游  
 于學費寢忘食欲為親揚名顯奈世態炎涼輕文賤藝所  
 以屈志未伸淹埋塵世今聞朝廷出榜招納天下英才能  
 上計者吾欲往走一遭妻意若何妻曰夫子數年命運蹇  
 薄故淹未遇今既欲赴可推時運若何壹曰然也即往東  
 街巷鋪求發課筭忽遇一相士坐市談術壹與施禮謂曰  
 吾數年淹屈于家功名未就敢煩先生一相可望否乎相  
 士聞言遂令解衣周身視罷乃曰賢士休惟庸言敢伸直  
 道壹曰無妨請依形斷相士曰依愚直判賢士貴不過郡  
 吏賤不過驛丞壹不聽遂償其錢而回妻急出問其故壹

東漢書卷之八  
三十一  
曰言今年大貴發迹。妻喜，卽別而往。既至，袁逢令吏悉入時上計者數百餘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壹異，令左右責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者，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恠哉？」逢聞其言，慌忤下席，執壹之手，同坐于上。乃問西方之事，何如？壹具所答。逢大奇之，顧謂坐中曰：「此人西縣趙元叔也，朝廷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之。及辭，逢親送出府外。二人揖別，壹遂往謁河南尹羊陟，不能得見。壹思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次日又往，至其後衙，令人入報。陟尚卧未起，壹徑入堂上，言曰：「久仰高風，故來參謁。累

未得見而忽然奈何命也。壹方大有所爲之土也。人使欲遠走也。因舉聲大哭。其門下驚駭皆奔人滿側。陟知壹非常人，乃起整冠，出迎施禮，坐畢。壹曰：「賤謁貴故，難能見。嗟赤頰而答曰：非敢自詐，奈寒疾不可以風故慢，殊甚願勿爲咎。」壹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豈可怨乎？」陟大奇之。二人遂別。明日，陟大從車騎回謁趙壹，見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屨，露宿其傍。乃嘆曰：「壹真賢士也。」壹知陟至，急接延坐車下。左右莫不感嘆。陟與壹談至晚，極歡而去。乃執其手謂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言罷遂別。陟與袁逢共稱薦之。於是趙壹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壹名未遂而還，道經弘

東漢書卷之八  
農太守皇甫觀者不令通見壹遂遁去門吏入見太守且  
告所事觀聞壹名大驚乃追書以謝之

書曰

蹉跌不回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美  
譽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遠懷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  
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日  
惟君明教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于所天事在悖惑不  
足具責倘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  
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壹覽書卽脩一封與其主簿回報

書曰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  
渴于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  
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玩墳典起發聖心下則抗論  
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友之德  
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風退自  
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  
之于天不猶于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循仁君忽一  
匹夫于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  
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

但關節灰動，滕炙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  
既永以自慰。

皇甫觀覽書，嘆曰：趙生誠賢士也。奈何命乎？于是州郡爭  
致禮迎，皆不就。遂遁去。後以壽終于家。由是觀之，果如相  
士之言。戊子正月，帝崩，年三十一。皇太子肇卽位，年十歲。  
六月，和帝登位，文武拜畢，忽一臣趨殿，奏曰：北匈奴饒亂，  
屢入邊界，擾掠生民。陛下將何治之？帝聞大驚，急召文武  
商議。衆臣默然，無計可設。時竇太后聞知，親自臨朝，和帝  
急下迎接，問曰：娘娘何意？太后曰：吾聞匈奴入界，汝等衆  
臣無所治，決故來共定計。破帝欣然，問曰：娘娘何計？太后

曰：自古匈奴難與善治，若不以威加之，乘間擾害，可令竇  
憲領軍往伐，以絕將來。帝曰：娘娘言者甚當，卽以竇憲爲  
車騎將軍，耿秉爲先鋒，班固爲末將，與精兵三萬，北伐匈  
奴。三將領旨，卽日引兵上馬而往。徑望北夷進發，數日方  
至。憲謂秉曰：匈奴勢敗，必望稽落山走。汝可分兵一萬，往  
彼埋伏。再令班固領軍一千，于稽落高處探望。見與單于  
鬪戰，待其敗至，班固舉旗爲號，耿秉伏兵齊起，截住去路。  
吾后追襲，首尾相擊，必可破矣。衆將皆曰：此計甚妙。遂各  
分兵去訖。却說匈奴單于，知漢兵至，卽起大軍三十餘萬，  
分作兩道並出。至燕然山下，兩軍相遇，單于出馬，頭頂冲

天冠身穿青鎧甲手執丈八神鎗坐下烏龍馬立于陣前  
大叫漢軍搦戰竇憲聞言急急披掛上馬躍出陣前不與  
打話令卒插鼓二將交鋒約戰十合單于抵敵不住敗陣  
回走竇憲趕上溫禺王急出當頭截住二馬相交戰不三  
合被竇憲一刀連人帶馬削為兩段單于見勢不利引軍  
急走竇憲躍馬趕上至稽落山下班固將旗展開耿秉伏  
兵齊出截住去路尸逐王當頭衝陣被耿秉大喝一聲砍  
于馬下單于勒馬復回竇憲追至前後夾擊虜衆大潰單  
于拚死殺開血路遁走而去竇憲率兵追擊諸部趕至私  
渠北鞬大破之斬其各王已下一萬三千餘級獲生口馬  
牛猪羊橐駝數萬餘頭于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  
提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八十餘萬憲秉遂登燕然山去  
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大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  
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先鋒耿  
秉理雄氣壯可為竇憲生色述職巡御理兵于朔方英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  
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羗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  
元戎輕武長轂四方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  
陣蒞以神威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  
績鹵絕火漠斬溫禺以豐鼓血尸逐以染鐔然後四校

東漢演義評話 卷六  
橫徂星流慧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單。反  
旆而旋。顯傳驗。曷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  
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摠高文之宿憤。  
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招境宇。振大漢之天  
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又封山刊石昭銘上德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

勦凶虐兮截海外

變其邈兮亘地界

封神邱兮建隆碣

熙帝載兮振萬世

是日憲等振旅還京。入朝見帝。具奏所事。帝大喜。令開府

庫賞勞軍士。其所將諸部。每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  
子舍人。封憲為冠軍侯。食邑二萬戶。篤為郾侯。景為汝陽  
侯。瓌為夏陽侯。各食六千戶。悉叩首謝恩。惟憲不受封。遂  
辭。帝引兵出鎮涼州。憲以北虜微弱。思欲滅之。二年正月。  
憲大會諸將。謂曰。北虜雖服。心無傾向。倘其威盛。即動騷  
邊。莫若乘其勢弱。淨掃除之。以杜漢朝之患。諸公若何。眾  
將皆曰。此言極當。憲大喜。是日宴罷。即遣右校尉耿夔。與  
司馬任尚。及末將趙博等。中分麾下精兵三萬。北擊匈奴。  
夔等遵命。上馬引兵而去。既至屯下營寨。來日決戰。却說  
北虜單于正會匈奴飲宴。忽小軍報曰。漢帝又遣校尉耿



夔引兵復來侵害吾國、陛下將何治邪、單于聞言大怒、罵曰、頗奈小將不時加害、今若不除此賊、誓不回兵、言罷、披掛上馬、勒領匈奴大軍三萬餘騎、出塞迎敵、行至金微山下、兩軍相遇、單于出馬大叫、漢將不怕死者出陣、耿夔大怒、急奔上馬、任尚高聲言曰、將軍休出、待小將先斬單于、提首來獻、言罷、挺鎗上馬、飛出陣前、擺勢搦戰、單于謂曰、汝主何是不仁、吾肯休征納貢、庶擾黎民、今又故來犯界、欺人太甚、小寇早下拜降、保留殘命、倘若抗拒、碎首分尸、尚大罵曰、鞞韃賊奴、不思皇天厚賦、一統劉君、豈容胡虜、混世言罷、二人交馬戰上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取夔策馬

雙出來擊、金鼓齊鳴、喊聲震地、虜軍大混、東投西竄、無處可逃、斬將殺軍、尸填坑滿、單于撞出逃走、不知所在、餘虜皆散、夔遂收軍而還、回至涼州、入見竇憲、具言獲勝之事、竇憲大喜、急令排席宴勞諸軍、次日班師回朝、見帝具奏所事、帝大喜、重賜金帛珍寶、憲謝恩出朝、于是憲平北虜之後、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璞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朝臣莫不震懼、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瓌爲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爲尤其

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逼取罪人之妻，  
 虜掠良家之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有司畏懦，莫敢舉奏。  
 太后聞知，傳旨減景之爵，使無橫為獨壤。既明且拓以無其少好經書，節約  
身其疎之謂與自脩。太后愛之，出為魏郡遷造川太守。時竇氏父子兄弟  
 並居列位，克滿朝廷。叔父霸為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  
 匠，褒弟嘉為少府。其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皆屬竇氏。  
 憲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為穰侯，疊與其弟步兵  
 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  
 璜，皆相交結。元舉並相出入禁中，舉得寵。太后遂共為  
 殺害。帝陰知其謀，大恐，急召中常侍鄭眾，定計誅之。眾曰：

陛下既欲是行，可先令執金吾校尉勒兵屯於衛南北宮，  
 閉四城門，下詔收憲大將軍印綬，權封冠軍侯，使無疑意。  
 陛下親出北宮，收捕疊、磊、璜，舉然後召憲等入帳，不與言  
 談，即令擒下，綁縛就國，誅之何難之有。帝依眾計，密詔校  
 尉勒兵屯伏，車駕即至北宮，先捕疊、磊、璜，舉四人皆繫于  
 獄，令執金吾任尚誅戮家屬。詔下追憲印綬，封為冠軍侯。  
 令武士擒下憲等，大聲叫曰：小臣建立大功，蕩除邪穢，今  
 無罪過，陛下何得負心。帝曰：天無負汝之意，汝何結黨陰  
 謀，欲叛朕乎。憲曰：臣無是意。陛下何誣人邪。帝不聽，令將  
 陷入囚車，押還宮斬。車駕至殿，帝以太后之戚，故不欲明

誅憲等乃詔辨自尔功高寵大而能保身者幾何人况音且士鄭象迫令自殺衆領勅令卒推出前宮蓋之以驕縱淫使等謂曰聖旨著汝速殺免受刑追憲曰聖上何是忘恩匈奴入界滿朝文武默然無一人敢死出敵憲獨監軍蕩滅毒瘵不生今國享優游而賢臣受戮天何存乎衆曰汝雖建立大功然恃勢驕橫侵刻小民不思漢王重爵位品公侯返交內外黨戚陰謀欲叛今罪應宜速死尚且飾非拚佞而懷恨君王憲聞其言低首無語遂自縊而死衆卽入殿奏聞所事帝傳旨竇氏宗族賓客人等以憲手爲官者皆罷歸本郡惟瓌自脩不被逼迫詔封羅族

烈女承恩繼史書

却說班固以竇氏賓爲憲橫爲捕固繫獄而死有妹名昭字惠姬嫁與同郡曹壽爲妻壽早卒而昭居新寡博學高才撫養子成固嘗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帝聞昭才乃下詔徵入令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後帝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親莫爲師號昭曰大家每有遠方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九月皇太后竇氏崩帝遂追母梁氏貴人爲皇后以梁竦三子俱封爲侯梁氏自此盛矣十月二月帝崩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卽皇帝位八月帝崩太后臨朝召衆臣議曰帝今已崩無子嗣位且國家不可一日無主朕欲迎清河王劉慶之子劉祐繼君卿意若何衆臣

答曰、娘娘所言極當、太后大喜、遂遣使安車往迎、使者拜別上馬、前行數日、方至、令人報知、王令召入、叅見禮畢、王問曰、使者爲何而來、答曰、爲孝殤皇帝崩世無子嗣、位太后娘娘特遣小臣車來迎、大王幼君祐殿下、繼統山河、願太王早發赴京、以慰娘娘之望、見大喜、令宴使者、次日天曉、王召劉祐至殿、囑曰、今聖上崩後、無嗣位、太后令安車迎汝繼統、務欲清政約刑、蘇活四海、謹先王之法則、立萬世之綱常、無使驕淫縱佚、國理荒亡、惕惕于心、厲精求治、身致太平、永安社稷、祐曰、父王言論、豈敢背違、但子庸弱、難當是位、願父王明以教導、言訖、拜別登車、王親送出郭

外父子分首文武羣臣、遮道簇擁、護駕前行、州縣官吏紛紛迎接、祐傳令、旨與來使先回京報、使者領命、飛奔入朝、奏知太后、太后大喜、急傳令文武、安排香花、出城遠接、衆臣遵旨、整笏上馬、迎至安陽縣界、遙望旌旗簇擁、護駕而來、衆各跪伏道傍、呼迎萬歲、祐曰、來者何臣、答曰、臣乃鄭衆、祭竦等、奉鄧太后娘娘勅命、遠勞車駕、迎接慢遲、乞陛下姑宥、祐聞大喜、令各前導車駕至朝、太后迎入後宮、令司天監擇日登位、是日安帝登殿、太后親臨攝政、羣臣朝罷、加封鄧騭爲上蔡侯、惺爲葉侯、弘爲西平侯、閻爲西華侯、各食邑萬戶、騭爲定策高功、增邑三千戶、文武各封贈

訖。騰等趨上辭曰：臣等兄弟，愧無大功，何應是爵？願陛下別賜為榮。太后不許。騰等遂退。次日復上疏于長樂宮自陳。

疏曰

看節騰此處敬畏恐懼不敢居于功深得威伏之休  
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時明，託日月之太宗苟有保生之心所當原准也借其不能未光，被雲雨之渥澤，並卿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罹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拔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于神心，勲烈垂于不朽，木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

驚惶慙怖，追想前世傾覆之時，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勸厲，冀以端慙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保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惟窘征營，昧死陳乞。

太后覽表傳旨飛下，不容再奏。是日安帝設朝，文武拜畢，忽梁竦越班奏曰：臣聞羌胡作叛，已入中土，搖蕩西州，人民塗炭，士馬遭殘，陛下急將何治？帝聞奏大驚，急問眾臣計將安出。滿朝公卿各皆恐懼，無所對答。帝即罷朝入宮，告問太后。太后曰：此事無妨，遂下詔令鄧騰監領左右羽

林北軍五校及諸部將兵擊之，鄧騭領軍即日勒兵前往。車駕幸平樂觀，親自把酒餞騭西行，飲罷君臣分別。騭至漢陽屯下，次日天曉，召征西校尉任尚謂曰：「今日進兵與羗決戰，彼敗必望前岡奔走，汝可分兵五萬，往其坡下埋伏。吾與從事中郎司馬鈞夾襲羗胡，待其敗至，汝急令卒展旗招起伏兵，首尾相擊，必可破也。」言罷各遵去訖。却說羗胡聞漢兵至，急引眾將披掛上馬出寨迎敵。兩軍相遇，鄧騭出馬不與打話，令卒擗鼓。二將交鋒，約戰十合，羗胡抵敵不住，撥馬回走。司馬鈞見胡敗陣，張弓趕上，望其首將一箭射落馬下。羗主力戰不利，急望前山岡走。騭等催

軍後襲任尚，見其將至，令卒展開旌旗，坡下伏兵齊起。任尚挺戈當頭截住，二人交馬戰不數合，被任尚大喝一聲，斬羗王于馬下。隨後鄧騭趕上，首尾相擊，羗胡大敗，殺得尸橫山積，血漲河流，溝壑坑渠堆填墮滿，餘羗卸甲各奔散。騭等獲其輜重馬牛不勝數目，遂令鳴金收軍入城安歇，即設大宴賞勞軍，有詩為證：

威武桓桓算妙謨，  
提兵一戰破羗胡。  
旌旗指日回中土，  
千古人瞻大丈夫。

鄧騭托親辭避辱

次口鄧騭班師，振旅還京，帝以太后外戚故遣五官中郎

將迎拜騰爲大將軍。軍至河南，帝使大鴻臚親迎，以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以下侯望于道，卽至帝宴大會羣臣，重賜鄧騰束帛乘馬，騰謝恩出。于是寵靈顯赫，光震都鄙，騰以母憂乃上書長樂宮，乞身歸養。時大家班昭在宮，謹禮嚴憚，太后臨朝，每與聞治政事，以昭出入之勤，特封其子成爲關內侯。太后得見請辭之書，不欲許之，顧問于昭，昭乃上疏以陳之。

疏曰

伏推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面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

身際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秦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此皆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于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陲未靜，拒而不許。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恐誠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蠹之赤心。

太后覽昭之疏，深服從之。遂下詔許令騰等各還里宅第焉。由是益嘉昭譽，昭疾乃作女誡內助之訓七篇，以示諸

女

班昭誡女欲全倫

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訓  
典年方十四執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  
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  
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疎頑教導無素恒  
恐子谷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  
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  
適人而不漸訓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耻宗族吾今  
疾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

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夫矣其易勉  
之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齊示告焉卧之  
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  
也齊告先君明其當敬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之常道  
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  
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  
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  
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繫齊



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私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閨睢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失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廢。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

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于學。女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 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強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如虺、如鼠、如象、如天、下大、可駭、大可、笑。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媾黷。媾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

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敢不訟。爭訟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既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

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興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尊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待賓客，是謂婦德。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惟在以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

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戶門。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不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傷和。

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于夫。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形易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緩使徽美顯變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耀于邑鄰勿乖義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愾毀譽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差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謹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謂也

著罷令諸女近侍習讀昭爲逐一分解甚是明白馬融聞

而善之亦令妻女誦習四年春月昭卒壽年七十大后親披素服舉哀甚切即使北軍五校載喪出塋傳旨爲立祠堂永享春秋祭祀後傳稱昭爲烈女

總評

吾輩一生有語可傳便是何況以婦人而垂訓于古者乎如大家者不特婦人不如即男子亦不如不特一時之男子不如即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之有鬚眉有胸腹者俱不如不特千百世上下之男子不如即吾亦不如即吾亦不如

